

陳文恭公五種遺規

原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為之教針黹備妝奩而已至於情性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為不必教者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植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其為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更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淺鮮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為女出嫁為婦生子為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益甚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慧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更為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閒亦粗知文義即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兄子弟為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時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為教尤有易人者乎是在有開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教女遺規摘鈔目錄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曹大家女誡

宋尚宮女論語

呂新吾閨範

溫氏母訓

唐冀修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女訓約言

失名

補鈔

呂新吾女小兒語

熊勉菴婦女不費錢功德例

教女遺規摘鈔

桂林陳宏謀榕門甫原編

曹大家女誡有序

大家姓班名昭從漢扶風班彪女平陽曹世叔妻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長兄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超久鎮西域昭上書乞賜兄歸老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為女師賜號大家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筆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最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冑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為兄上書為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巾幗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誡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為主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尚可知矣至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乎以四德為詬病今所論德言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情於未萌嚴禮法於不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是為百代女師可也故列諸首卷以為教女者

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卧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元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子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矜夸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音極煩音煩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淨自守無好戲笑潔齋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

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制節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

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

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

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乎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為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

有云坐男如狼猶恐其音汪瘦音瘦生女如鼠猶恐其音汪虎音虎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

曰敬順之道為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

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

恣必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與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謹呵從之忿怒為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謹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容三曰婦言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奇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鹽浣音管換皆洗也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再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

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諧結失意一人夫

之意是謂永訖說止也夫婦乖離盡於此也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於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

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色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邪偷入則亂髮墮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有恩於人反離之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音爾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響應聲自得藏心焉不可賞

和叔姝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姝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姝叔姝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姝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可以截鐵同心之言其臭氣也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姝者體敵而分尊恩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務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蠢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恤毀訾音子詩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揚顯揚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

宋尚宮女論語

宋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榮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昭文詞高潔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爲女學士拜內職官尚宮掌六宮文學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

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爲女訓名曰女論語其妹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葱漆酒漿紛悅刀礪織悉具備蓋至道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析便於誦習言雖淺俚事實切近嫗嫗孩提皆可通曉苟如斯訓亦不愧於婦道矣

立身章第一 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欺辱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

學作章第二 凡爲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車機紡織切勿怠忽看蠶煮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澤濕即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丈疋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綢緞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負賣亦可自縫刺鞋作襪引線繡絨縫聯補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莫學嬾婦積小癡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粗率爲人所攻嫁爲人婦恥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 凡為女子當知禮數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行緩步斂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叔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擡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當知女務相見傳茶即通事故說罷起身再三辭去主若相留禮筵待過酒畧沾唇食無又筋退盞辭壺過承推拒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招人怨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邨說三道四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賤門風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早起章第四 凡為女子習以為常五更鷄鳴起著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妝揀柴燒火早下厨門摩鍋洗鑊煮水煎湯隨家豐儉蒸煮食當安排蔬菜炮豉春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餐飽食朝暮相當莫學懶婦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猶未離牀起來已晏卻是慚惶未曾疏洗突入厨房客顏齷齪手足慌忙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哺啜爭嘗未曾炮饌先已偷臧醜呈鄉里辱及爺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覈不得慌忙近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強梁若有不安細問無妨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牀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禱告神祇保佑安康設有不孝大數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劬勞罔極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家堂逢周遇忌血

淚汪汪莫學忤逆不敬爹娘纔出一語使氣昂昂需索陪送爭競衣裝父母不幸說短論長搜求財帛不顧哀喪如此婦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們合稱新婦供奉看養如同父母故事阿翁形容不觀不敢隨行不敢對語如有使令聽其囑咐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寤洒掃庭堂洗濯巾布齒藥肥阜溫涼得所退步階前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即時退出整齊茶盤安排匙筋香潔茶湯小心敬遞飯則軟蒸肉則熟煮自古老人齒牙疏蛀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將歸睡處安置相辭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說幸道苦呼吸不來饑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為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為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夫有言語側耳詳聽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惹禍臨身夫若出外須計途程黃昏未返瞻望相尋停燈溫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先自安身夫如有病終日勞心多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治療願得長生莫學蠢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讓忍氣低聲莫學潑婦鬪鬧頻頻粗絲細葛屢貼縫紉莫教寒冷凍損夫身家常茶飯供侍殷勤莫教饑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此同葬穴生共衣食能依此語和樂瑟琴如此之女賢德聲聞

訓男文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亦在於母男入書堂請
延師傅習學禮儀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脩酒脯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稍
有不從當加叱怒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紉麻緯帶若在人前教他禮數莫縱嬌癡恐
他啼怒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莫縱游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為主男
不知書聽其弄齒鬪鬪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女不知禮強梁言語不識尊卑不
能針黹辱及尊親有玷父母如此之人養猪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嬾則家傾儉則家富奢則家貧凡為女子不可
因循一生之計惟在於勤一年之計惟在於春一日之計惟在於寅奉箕擁帚洒掃灰塵撮除
邈邈潔靜幽清眼前爽利家宅光明莫教穢污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炊羹造飯饋送
頻頻莫教遲慢有悞工程積糧聚屑喂養孳牲呼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鄰夫有
錢米收拾經營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菽麥成棧
成囤油鹽椒豉盞甕裝盛猪雞鵝鴨成隊成羣四時八節免得營營酒漿食饌各有餘盈夫婦
享福懽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洗滌壺瓶抹光簞子準備人來點湯遞水退立堂後聽夫
言語細語商量殺鷄為黍五味調和菜蔬齊楚茶酒清香有光門戶紅日銜山晚留居住點燭
擎燈安排臥具欽敬相承溫涼得理侵曉相看客如辭去酒飯殷勤一切周至夫喜能家客稱

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慌忙失措夫若留人妻懷嗔怒有筋無匙有鹽無醋打男罵女爭啜爭哺夫受慚惶客懷羞懼有客到門無人在戶須遣家童問其來處當見則見不見則避敬待茶湯莫缺禮數記其姓名詢其事務等待夫歸即當說訴奉勸後人切依規度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須能以和為貴孝順為尊翁姑嗔責曾如不曾上戶下戶子姪宜親是非休習長短休爭從來家醜不可外聞東鄰西舍禮數週全往來動問款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當說則說當行則行間是閒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穢言污語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青史傳到于今後生宜學勿曰難行第一貞節神鬼皆欽有女在室莫出閨庭有客在戶莫露聲音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黃昏往來秉燭擎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一行有失百行無成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存沒光榮此篇論語內範儀刑後人依此女德昭明幼年切記不可朦朧若依此言享福無窮。

呂新吾閨範

謹按呂新吾先生凡有著述悉有功於世道人心予錄之以為世勸者屢矣閨範一篇前列嘉言後載善行復繪之為圖系之以贊無非欲兒女子見之喜於觀覽轉相論說因事垂訓實具苦心當時士林樂誦其書摹印不下數百本直至流布宮禁其中由感

生愧由愧生奮巾幘之內相與勸於善而遠於不善者蓋不知凡幾也今限於卷帙不復繪圖擇其言之尤切行之尤顯者錄為一卷雖於原編僅十之三四而子道婦道母道胥備焉所載懿行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誠哉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孰謂女德為無關輕重哉

嘉言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音認身也子寢不側坐不邊偏也立不蹕音秘一足歇一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

不正四正四隅皆正也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

才德過人矣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

出閨門事在饋音餽也食之間而已矣是故女及日猶言終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有三年則

越事無擅為行去聲無獨成參謀於人知而後動可驗據有證而後言晝不游庭夜行以火所以正

婦德也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忠子不取亂家內外淫子不取世有刑人棄於官法不取世有惡疾天

風體不取喪父長子無家教喪去聲不取婦有七去聲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

多言去竊盜去有三不去有所取要時父無所歸而今父在父在與更三年喪不去先貧賤後

富貴不去士昏禮曰父醺命之酒子命之曰往迎爾相妻相承我宗事祖先舅音旭帥也先

以敬先妣之祠共祭若也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最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無非

敬之勉善夙夜無違命舅姑夫母施衿音琴結帨音稅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閨門庶母

及門內施擊

音帶大帶申重言父

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

言敬又言恭恐其忽言也聽爾父母之言夙夜

無愆

也視諸於擊

視於擊則思父母之命矣於擊二帶發其重重收斂悅欲其日日清潔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執謂聞門為

為襄押之人哉

文中子曰

王通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

焉不以財為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

真性早鑿情欲早肆

妾媵

音孕

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

庶人之職也

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

子論詩以關雎為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

也似乎天地則無以奉九廟神靈之統

而理

九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逮言能致

極也

其貞淑不貳其操

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

子天

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

也吳虞翻與其弟書曰長子容強當為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于貴族芝草

無根醴泉無源柳開仲塗曰皇考

也父

治

平聲

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

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兢短漸

音見

此音

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人所感吾

見字矣若等寧有是耶退

婦諸

則惴惴

音懼

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

家云

愚嘗謂婦人有五認得認得丈夫是自家丈夫女子是自家女子財帛是自家財帛父母兄

弟是自家父母兄弟奴僕是自家奴僕其夫家尊卑長幼俱皆路人妯娌皆懷此心家產安

得一分婦人日浸此言兄弟安得無嫌諺曰兄弟一肉婦人是刀姐言任其剝割也兄弟一釜羹婦人是鹽梅言任其調和也婦人可畏哉大抵婦人輕利而寡言恩多而怨少庶幾

不作人家災
星禍鬼云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婿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富貴鮮有不輕其舅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妒之心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耶又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孝經論語及女誡之類略曉大義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音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營蠱音壞也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哀也弟以兄妻女嫂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度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傍人之所移者免夫李氏女戒曰貧者安其貧富者戒其富又云棄和柔之色作嬌小之容是為輕薄之婦人藏心為情出口為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讐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可不慎諸

女子之道

婦道與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

孝女 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

道不修母顧共衣食事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

齊景公有愛槐使行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行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婧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行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為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父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即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賢哉行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雖以之治齊國可也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漉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以娟為夫人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濇子意之少女名緹縈

音提盈

意有女五人無子意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意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縈紫悲泣隨

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傷者不可

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為除

肉刑高于公遂得免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縱營者雖謂之有子可也為人子者可以愧矣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吁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胥逆濤而上為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而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至誠所格江神故靈江名曹娥萬古流名矣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况一孱弱女子獨當母前惟忍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章孝應耳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字段居貞父與居貞同為商賈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為男子托傭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因城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贓鉅萬娥乃祝髮為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托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沈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茹赤身與遊之類乎

葛妙真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即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獎

呂氏曰葛妙真篤母子之情廢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人定勝天孰謂命稟於有生之初哉